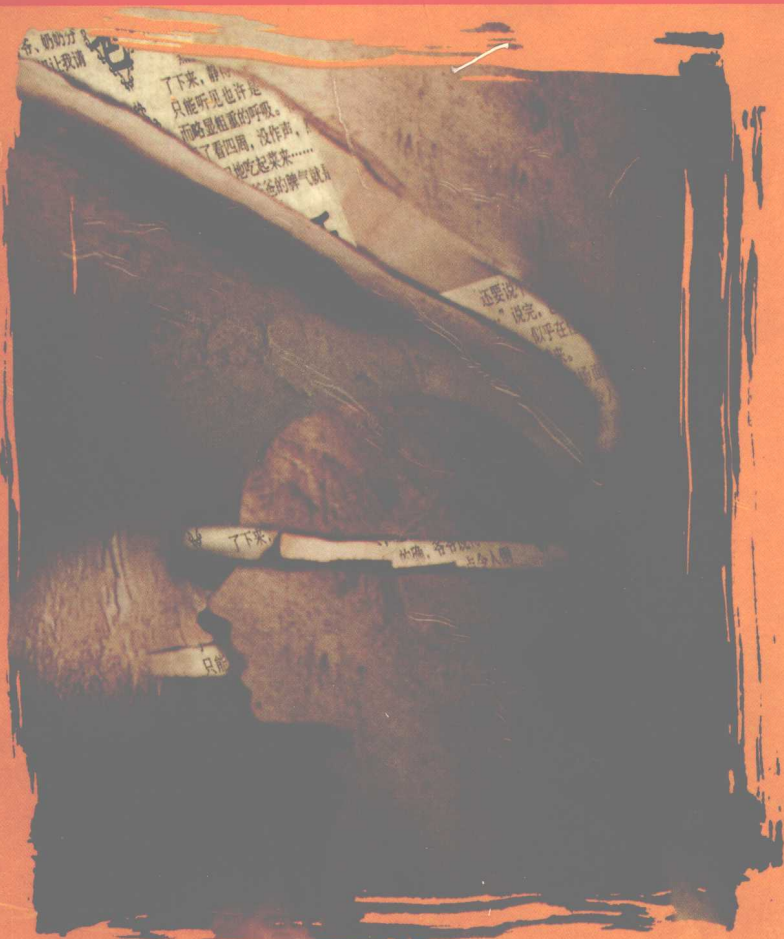


# 从维熙

## 小说精选

“从  
头  
越”

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唐正宇

封面设计：廖新松

技术设计：杨 潮

责任校对：伍登富

“从头越”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从维熙小说精选

从维熙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5.75 字数 350 千

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0-04491-7/I·695 印数：1-8000

定价：22.00 元

# 从维熙小传

从维熙 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城北小山村。一九五〇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，并于同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毕业后，当过教师以及报社记者、文艺编辑。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。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。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。

一九七九年他重返文坛之后，率先发表了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等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，因而被文坛誉为“大墙文学”之父。作品曾多次获奖。一九八四年后，他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。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北国草》曾在全国和北京市先后四次获得优秀文学奖。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长篇力作《断桥》获优秀文学畅销奖。一九八九年出版了反右回忆录《走向混沌》，引起强烈反响。以后，他又完成了《裸雪》、《酒魂西行》、《逃犯》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。此外，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、散文和文学评论等类作品，是一位刻苦耕耘的作家。有些作品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以及塞尔维亚

文。八十年代后期，他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《世界名人录》和《国际名人传》。

# 常青的树 开不败的花

——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序

崔道怡

当代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，谁不熟知他们的名字，谁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呢？他们的书，二十年来，早已多次被这样、那样编辑、出版过了。而今，之所以把他们重新集结起来，是因为选取了“从头越”这么一个令人遐想的视角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写长征的词句，但它也涵概了历史与人生的一种境界。这十位有着特殊历史与人生历程的作家，各以其感受“雄关”之“铁”而后又“从头越”的体味，展现了这种境界的苦难与辉煌。个中滋味，是非亲历者所想象不出、所感受不到的……

五十年代中期以来，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，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。毛泽东主席提出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。当此时机，新中国第一批新作家展现才华，捧出了在当时曾引发巨大反响的锦绣篇章。王蒙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、李国文的《改选》、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、刘绍棠的《田野落霞》、从维熙的《并不愉快

的故事》……相继使人耳目一新，真个是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但是，1957年5月15日，发动了“整风”运动的毛泽东主席，又发现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：“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。有共产党人——马克思主义者。有括弧里面的‘共产党人’，即共产党的右派——修正主义者。……他们越猖狂，对于我们越有利益。人们说：怕钓鱼，或者说：诱敌深入，聚而歼之。”7月1日，他进一步指出：“有人说，这是阴谋。我们说，这是阳谋。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：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，才好歼灭它们，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，才便于锄掉。……‘言者无罪’对她们不适用。”随即在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》中，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：“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，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。”

疾风暴雨横扫大地，“百花齐放”顷刻凋残。当初在“整风”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，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，遭遇到大劫难。反右派扩大化，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，打下深渊。一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的作家，被劳改，被流放，甚至被关进了“大墙”。

天昏地暗，犹如月食。但天然月食，为时暂短，这一批“右派”作家的人生“月食”，却长达二十二年。“这二十多年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幸而不死。”李国文平反后又二十多年，在其随笔里《如此这般》回首往事，传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：“山之高，水之深，暑之热，冬之冷，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痛苦的人间滋味，全领受个遍。”“一生中最好的岁月，最精华的，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，就这样虚度过去……”

尽管如此，事实证明：我国文人历来就有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”的精神传统，他们是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”。坎坷摔打铮铮铁骨，苦难磨砺琅琅文情。这一批作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，立即复出，如泉喷涌，再次展现他们非同凡响的才智。仿佛是挤压于岩层中的古莲子，一旦重逢空气和水，便能照样绽开荷花，亭亭净植，香远益清。

事实上，早在改正前夕，王蒙就已创作了他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《最宝贵的》；李国文就已构思了他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制《冬天里的春天》……从那时起，直到如今，二十年间，姚黄魏紫，他们各有文集出版，平均每人三三百万精美文字流传于世。现在，我们把他们搜集起来，再次选优拔萃，更加精益求精，便会在总体上生发出异乎寻常、无可替代的社会与文学的认识作用、审美功能。

这一套文库，使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得到：跨过了“真如铁”的“雄关”，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之后，这一批作家被积压了二十年的才华，不仅没有稍减，而且愈发锐利深沉。似乎是要对那“虚度”的岁月加倍地补偿，他们把青春年华的美与力储备着，汇聚到这得以放释能量的复出时期，凝结出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实而瑰丽的贵重中年。这种“从头越”现象本身，就是历史转折的出色见证，就是人生跟进的超常景观。

总览十位作家近二十年这一系列代表性的著名篇章，我们能够再次采取他们彼此之间不约而同的相通之点。那就是：他们与人民同心，他们与历史同行。四十多年前，他们的蒙冤，重要原因之一，在于以作品传达了人民的心声。平反二十年，他们的创造，依然以为国为民、忧国忧民为主旨，对思想解放、改革开

放，起到了启蒙鼓劲、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。而那一篇篇洋溢时代气息、饱含生活情理的精神产品，又正是我国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，改革开放进程的画卷。

但他们又是各不相同的。在艺术特色上，论风格与流派，他们原就各有千秋；“从头越”后，又各有创新，发挥与发展了各自的专长：或以呼唤先锋新人耳目，或以倾心乡土引人关注，或以扩展题材别开生面，或以创建文体独具一格，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各领风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。聚会一处，他们又结为璀璨星座，构成了新时期文坛上的生力军和主力军。

正是这种有所相通又大不相同的艺术创造，使得他们相继不断走上各种各样文学评选的领奖台，被戏称为新时期第一批“获奖专业群体”。早年致祸之作，又早已作为“重放的鲜花”得到公正评价，二十年来获奖篇章或虽未获奖却同样厚重甚或更有独特风味的作品，无不焕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提出“毒草”概念同时，却也发出预言：“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，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，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。正确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，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。”这一预言，恰恰是在因炮制“毒草”而被打成“右派”的作家这里，得到了确定的证实，岂不令人深长思之。

那么，我们在“毒草”变香花、“右派”成主力这一个历史的坐标上，编辑、出版这一套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，其意图便也应不言而喻。我们相信，历史将进一步证明，我们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作家与作品，总体上是常青的树，是开不败的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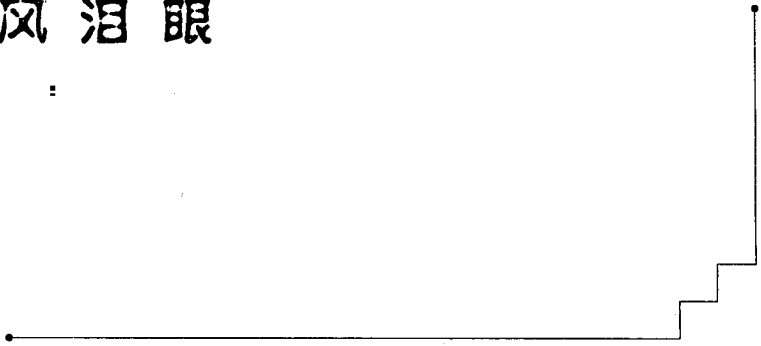


# 目 录

风泪眼 .....	( 1 )
阴阳界 .....	(177)
落 红 .....	(322)
牵骆驼的人 .....	(402)
钓龟记 .....	(422)
黑 伞 .....	(431)
祭 钟 .....	(468)
附录一：主要作品目录 .....	(476)
附录二：大墙文学的得失与《风泪眼》的新探索 .....	(479)

# 风 泪 眼

:



这儿是苇乡，遍地是铁秆芦苇。

时正初秋，芦苇绿转青黄；密不透风、厚如墙垣的芦苇塘，到处飞舞着灰白色的芦花。它比春天的柳絮片儿要大，比天上匆匆行走的云片要小，灰蒙蒙地在芦苇塘的上空飘来荡去，似在宣告着绿色的夏天已经过去，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。

前几天，苇乡下了场秋雨，由于芦苇遮天蔽日，虽经秋阳几日酷晒，芦花荡里的盘肠古道仍然是泥水汤浆。车辙里汪着积水，蛤蟆从积水中伸出尖尖嘴巴，瞪着圆圆眼珠，嘎嘎地叫个不停。驴、骡、牛、马的粪团，被路面洼凹里的泥水润开，像是被撕碎了的粗纸，又像宴席上盘中的口蘑，零零落落地浮在水面上。绿头苍蝇、黑脚蚊子、黄斑牛虻如同高质量的空降伞兵，准确无误地落在这些粪团上，拼命吸吮着里边的什么东西。偶尔萧

瑟的秋风从苇塘的间隙扫进来，粪团被风吹得微微蠕动，那些食客就像是舟上的乘客，一高一低地起起伏伏，任粪团把它们载到任何地方。

靠近道边的地方，泥多于水。泥浆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枯黄的苇叶，如同猪圈的稀泥塘里掺进去的谷草。这是劳改队出收工踩出来的道路，地边的苇子被折断，像森林的倒木一样，伸向四面八方。泥浆里留下各式各样的脚印：水靴底印在上边的一道道波纹——那是劳改队长走过这里；胶鞋底印在上边的星星——那是荷枪的警卫走过这里。但留在这条泥泞路上最多的，是赤着脚板走过的脚趾骨印儿；如果一切古老的工艺品都比现在的东西要值钱的话，这些脚印则价值连城，因为这些脚骨的印记，更像老祖宗类人猿捕猎时留下的天足印迹。有的是平足大象脚，有的脚形弯如弓，有的趾骨印儿抱成一团，形若春兰吐蕾，有的细长的趾骨印伸展来像秋菊的花瓣。但这些东西都不因其原始，而比穿鞋人留下的印迹更值钱——因为这是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公民留下来的。

这天，秋阳高照，盘肠古道上走出来一个赤足人。稍伫立了三两秒钟，从芦花荡里又出现了一个荷枪的士兵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着，枯黄的大苇塘里只闻鸟啼，却听不见人语。好像这两个人一个患了喉炎，一个生来就是哑巴，偶尔听见“叭”地一声，那是黄斑牛虻吸吮人血时，行者巴掌拍击在腿上或脖颈上发出的单调声响。

秋阳已然爬起老高，盘肠的泥泞路上才刚刚漏进去一缕阳光。两个幽灵似的影子在阳光下开始露出清晰的轮廓。前边这个赤足人，身量瘦高瘦高的，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浅灰制服，

上衣五个纽扣有三个解开，露出来溅着泥点的紫红色绒衣；下身灰裤挽过了膝盖，膝盖以下的小腿，裹满一层稀泥巴。乍一看，如同民国年号士兵缠着的黄布绑腿。这倒也好，省着牛虻往腿上落了。走近了细看上去，这小子脸庞长得还够秀气的，白净净的脸上鼻梁隆起，两眼眯眯地带着笑意。大概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情，走在这条泥泞路上还挺开心。那神气，就好像是这一带苇乡的后生，过银钟河去相亲似的，喜眉笑目中带着凝思——谁知道他有什么可喜的呢？！

“快点走！”他身后那个武大三粗的士兵一声吆喝，打碎了芦花荡里的沉寂。

“是！”

像饭锅上的热气，没过上三分钟，他的脚步又慢下来了。他顺手揪了片苇叶嚼了嚼，想从里边吸吮点水分润润喉咙，苇叶干涩得如同木屑，他把苇叶扔进了泥塘。

后边的士兵同样干渴，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，把枪从左肩倒到右肩上，继续催促着赤足人：“索泓一，俺叫你快点走！你耳朵里长老茧了？”

“这家伙不是个河南兵，就是个山东兵。”索泓一从那个“俺”字上揣摸着相送他的士兵。他又扯下一片苇叶，用手捏成一个小小口笛，开始“嘀嘀哒哒”地吹奏起来。他先吹《雨打芭蕉》，又吹《彩云追月》，引得苇塘里的苇扎子鸟，叽叽嘎嘎地叫唤起来。索泓一换了口气，吹了一阵豫剧《三上殿》的牌曲，又转换成了山东吕剧《姐妹易嫁》的锣鼓调。

那头戴五角星军帽的士兵，不再催他快走了。

“班长（劳教成员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，一律称呼警卫为

班长)！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？”索泓一顺水推舟地和那士兵攀亲，“我老家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方的人，班长你无论是山东人，还是河南人！都是我的老乡。”

士兵拒绝回答，以显示穿鞋人和赤足者中间的距离。

“班长！聊聊天么！到银钟河对岸的金盏乡，路还要走好一阵子呢！”索泓一回头看了士兵一眼。

绿色帽檐遮住了士兵的眼睛，索泓一没有看到士兵的表情；但他明显地感到士兵的脚步也慢了下来——他俩都累了。正好苇塘边上有个馒头形的土岗，索泓一没有得到士兵的许可，便稀里哗啦地揪了一把苇叶，铺在坟坡上：“班长，坐一会儿吧！”他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把铺着苇叶的地方留给了士兵。

身材魁梧的士兵没坐在铺苇叶的地方，却坐在了土岗的另一侧。他卸下肩上背着的步枪，把枪抱在怀里；摘下军帽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额头上的汗。索泓一跷起屁股，挪到士兵身边，自我释疑地说：“我不能坐在土岗那边，这土岗像座珠穆朗玛峰，班长看不见我，我要主动接受班长监督。”

士兵本能地把步枪从怀里挪开，放在索泓一伸手够不到的坟坡上。

“班长警惕性真高。”

士兵把皱巴巴的手绢塞进裤兜里。

“班长入伍几年了？”

士兵戴上军帽没有回答。

“班长！你看过我的演出吗？”索泓一喋喋不休地说，“春节，‘五一’，我在场部台子上演出过魔术《大变活人》，你们连长还把我请到连队，让我给你们专门演出过戏法《仙人脱衣》。”

“那是警惕劳教分子，从五花大绑的绳套中逃走！”士兵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就指出警卫连看他变戏法的严肃意义，“其实，你那一套玩艺都是假的；就是有人真能逃脱法绳，他跑得像一蹦三条垅的兔子，也快不过子弹。俺们手中步枪，哪杆也不吃素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不会脚下抹油溜号的！”

“你跑俺也不怕！”士兵神色庄重地看看坟坡上的步枪。

“班长！你别吓唬我。”索泓一诡秘地笑了笑，“我要是真想跑太容易了，只要往大苇塘里一钻就没影了。你的子弹往哪儿去瞄准？熬到天黑，我游泳游过银钟河，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！”

士兵的脸马上涨红了，连脸上一颗颗粉刺苞儿都像是充了血，他扭过粗壮的脖子，认真地打量了索泓一半天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别调歪，对付不老实的牲口，俺口袋装着嚼子哩！”士兵从腰间拉出一条盘好的细麻绳，在手里掂了两下。

“班长，你……您误会了。”索泓一连忙摆手说，“俗话说，咬人的狗不叫，汪汪叫的狗不咬人，我要是真想溜号，还会事先向班长挂号？”

士兵半信半疑地瞥了索泓一一眼，心中余悸尚未消除。

“班长！您可千万不能捆上我走。我是农场右派队第一个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的人，我到河对岸金盏乡，为明年春天第五届普选去画墙头宣传画的，您背着枪跟着我走，就够扎眼的了，要是再捆上胳膊……”

“那你就规矩一点！”士兵训斥着他，并把那捆细麻绳重新夹在他的腰带上，“走！”

酷夏似乎不愿意让位给秋天，在这两个行者身上，施展着火热的余威。士兵把那顶军帽已经推到后脑勺上了，汗珠还是从他

粗硬的短发里渗出来；索泓一把那两颗尚未解开的纽扣解开，后来干脆把灰白色褂子脱下来搭在胳膊弯里，只穿着那件紫色的薄绒衣。溅满泥巴的前胸后背上，隐隐约约地露出来一个字：奖。

“你还受过奖？”这个字使士兵对他的热度略略回升。

“怪吗？”

“在哪儿！”

“居庸关外的一个铁矿。”

“居庸关在哪儿？”

“长城脚下。”

“那也是个劳改点？”

“反正也有你这样的班长，给我们站岗！”

“你在那儿下井开矿？”

“不，我在井上烧石灰窑。”

“俺没入伍前，也烧过石灰，一天下来，个个都成了白脸曹操！”那士兵此刻似乎忘记了穿鞋者和赤足人中间的鸿沟，有滋有味地说，“先拿撬棍把石灰石从俺家乡伏牛山山坡上撬下来，大石头滚下山坡，举起十八磅的大油锤把大石头破开，然后像蚂蚁搬山一样，把破碎了的石头码进灰窑，点火开烧。”

“噢！”

“冬天干那活茬倒不错。把玉面饼子往窑顶上一扔，不须一袋烟的光景，上边就烤出一层焦黄的嘎渣儿！”士兵咽了一口口水，神往地说，“俺们河南伏牛山一带，年轻后生和扎辫子的妞儿，十个里有五个会干这营生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你欢喜干这营生吗？”士兵问道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俺想，你不喜欢这活儿，劳改队也不会奖给你这件绒衣了！”士兵为索泓一的回答印证了自己的判断，而有些得意。他快走两步，沿着苇墙另侧和索泓一走成一条平行线。两个人的队列变格了，士兵不再只能看到索泓一的后背，而把他的目光投向了索泓一的脸。

在士兵眼里，这是一张使他怪异的脸。他上县城高小时，美术教师教他画脸谱速写有两点秘诀：表现人的高兴时，只要画他嘴角上翘，眉梢也随着嘴角上翘而微微上挑，这就是喜兴的脸谱。表现人的沮丧时，嘴角下沉，眉梢也随着嘴角而弯弯下垂，这就画出来倒霉人的脸谱。眼前索泓一这张脸上，综合了沮丧和喜兴两种特征；你说他是神情沮丧，他嘴角分明向上翘着，似乎在笑；你说他真是那么高兴，他那双眉梢又向下弯曲着，好像在哭。那位老师讲的勾画脸谱的秘诀，在索泓一脸上完全失灵，好像他又高兴又苦恼，又似哭，又似笑。这位士兵傻了眼了，他琢磨不透他押送去画宣传画的对象，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

更使这个河南士兵吃惊的是，索泓一那两只眼睛亮度也不尽相同。他左眼似乎挂着雾蒙蒙的水珠，右眼则干净，透明，晶亮，让他想起在岗楼上站岗时，常常看到天上的那颗启明星。难道他在哭？哭也只能两眼同时落泪，哪有一只眼泪汪汪，另只眼不带一点水星的？士兵和索泓一攀谈的兴味，完全被诧异代替了。他圆睁着两只大眼睛，眼神在索泓一脸上滚来滚去——他想解开这个谜。

索泓一完全没有觉察到士兵窥视的目光。不，他连这个士兵什么时候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来的也毫无察觉。刚才他勉为其难



地和士兵搭讪，完全是出于应付，他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他解除劳教的心事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六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<sup>①</sup>，右派队集合在一个只有铁箍而无篮网的废弃球场上，听候训令。

柳树脖子上拴着的大喇叭，哇啦哇啦响了好一阵子，老右们才明白了今天的会议主题：由矿管教科长郑昆山代表劳改局，宣布每个右派的劳动教养期限。郑昆山是个干巴瘦的中年干部，直条条地站在操场上，活像一条蒸干了水分的鲟鱼干儿。由于他的脸色比得上褐铁矿石，以致使他那两条眉毛和一双眸子，都失去了应有的亮色。他个头不高，即使是老婆为此煞费了心机，让他总穿着一双加厚了鞋底的大头鞋，对他的身高来说仍然无济于事。他在矿山所有干部中个头第末，但管教科长这个职务却为这些干部之首；此时，宣布老右教养期限的事儿，理所当然地由他执行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和每个老右利害相关，几百个人的会场，竟然静得像没有人迹的沙漠。

索泓一也在屏住呼吸静听。郑昆山首先宣布劳教一年的右派，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；在劳教两年、三年的右派中还是没有他的名字。他心跳得如同一阵乱鼓，他正想写张纸条问问郑昆山，是不是漏掉了他的时候，被老右们暗地里称为“鱼干”的郑科长，突然嘴对着扩大器宣布了一个震惊会场的消息：索泓一从即日起解除劳教，同时摘掉右派帽子。

索泓一由于过度的惊喜，而愣住了。会场上的老右也像索泓一的表情一样，无不感到愕然。要知道，这是对所有劳教分子宣

---

<sup>①</sup> 按着法典，劳教分子应当由收容宣布劳教那天计算教养期，但劳教右派宣布于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。五八年到六〇年的日子等于虚掷。